

致敬，街角上的微光

心香一瓣 □孙邦明

灯光清冷，树影斑驳，街角中一片空旷萧瑟。“倒春寒”的深夜，细雨霏霏，冰冷刺骨。楼宇上，淋湿的鲜红标语，提示着抗疫进行时。熄灭的万家楼宇，安静而祥和，忙碌一天的人们，正酣眠入梦。

“县政协专委丁洪涛还在卡点值守，守护着我们的安宁。”3月21日凌晨3点29分，微信群发布一条消息。老丁同志年岁不小，兴趣爱好广泛。临近退休的他，仍坚守在含城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上。

这个悄然而至的春天，被一场突袭的“倒春寒”，放缓了前行的脚步。白天寒冽，深夜气温更是骤降，身着棉衣也会直打哆嗦，何况这样的年纪，站岗巡逻查哨，一守一个整夜，一种内心的感动与敬佩，深深地触动心底的柔软处。

疫情发生后，含山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和志愿者们1000多名，立即行动起来，投入到发生在身边的这场疫情攻坚战、歼灭战之中，老丁就是他们中的一员。“疫情不灭我不退，我们与含山人民共担当”，他们的铿锵誓言，喊出了一份内心的坚定，一份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，也给疫情来期间广大人民群众一颗大大的定心丸。总以为新冠病毒离我们很遥远，媒体上出现的那些“红马甲”“红袖章”“大白小白”的

逆行者影像，突然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如此近距离，如此鲜活，他们每天忙碌、奔波的身影，如若一幅触动人心弦的生动画面，温暖着在这寒冷彻骨的春天。

“……疫情，新冠疫情，按下了那个键——生活的暂停！春天，已过半分，盼着那后半分，绽放出绚丽的轰轰烈烈的热闹。”50多岁的县教育局总督查官为祥，在3月20日春分日的午夜，也在值守卡点上，即兴写下了一段长长的文字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依然是必胜的坚定与满怀的希望。“想念儿子了……”，工作在林头镇乐城社区的陈如婷，一名三岁孩子的年轻妈妈，多日来不分白天黑夜，连轴奋战在全镇全员核酸检测采样点中，紧张而疲惫。忙里偷闲与儿子视频一下，倾听着片刻离家思念的亲情，转身又投入抗疫当中。

“第六轮核酸检测开始了。”含山中学教师朱国祥，是个义务防疫发布员。疫情以来，他用微信连续转载着政府发布的疫情公告，温馨地提醒着身边人，也记录着核酸检测采样点的实时情况。风雨中，一袭清冷，一顶顶临时搭建的帐篷前，一列列排队井然有序。“加强自我防护，间隔一米，排好队”，瞧，身着红马甲的小喇叭不断地提醒着，旁边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扫码、登记和解答着；“全副武装”大白小白们，一刻不停地采样、装管、入盒，几百次、上千次，重复着同样的动

作，他们一站几个小时，甚至一整天，其辛苦与疲惫的程度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

“社区小区卡口，需要人手值班，请大家报名参加。”3月22日上午，疫情第八天，学校教师工作群发出了简短的通知。“我参加，我参加……”，不到20分钟时间，已有数十人争先恐后地报了名。有年岁大的党员，有普通的中年教师，他们不是专业人员，也许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皆能自觉自愿地献出一份力，自发地投入到抗疫防控一线，发出属于自己的那份微光。

疫情发生数日，许多这样的场面不断地映入我的眼帘，激荡着我的灵魂。卡点上，有“黄马甲”的坚守；封控区、管控区中，有物资配送的加班加点；采样点上，有秩序、采样人员的忙碌；还有许多风雨兼程的流调人员、深入行动不便家庭四处奔波的核酸检测人员等等，他们都是一束束小小的微光，汇聚成一道硕大无比的光芒，照亮着“黑暗”中的人们，向着指日可待的美好春天进发。

大灾大难面前，中国人总是能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，共克时艰，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有了这些大大小小的“微光”，我坚信：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致敬，街角上那些灿若星河的微光们。



觉岭古道与徽商程大年

徽风皖韵 □汪红兴 汪用斌 王腊中

徽州地处万山中，四围群山叠嶂，高耸入云。浩荡的新安江，是徽州与外界连通的大动脉，而星罗棋布的徽州古道，就是遍布全身的大小血管。

每一条盘亘在崇山峻岭间的徽州古道，历经沧桑，都有着许多传奇故事。

今日皖赣边陲休宁县板桥乡，1949年以前属徽州府婺源管辖。周边高山林立，高湖山、浙岭、大余山、南山、羊角尖，大多为千米以上高峰。正如此，这里成了天然屏障，曾是“国界”（吴国与楚国），也是现今的省界（安徽与江西）、市界（黄山与上饶）、县界（休宁与婺源）之所在。因此，等级较高的古道，板桥乡就有四条：浙岭、吊石岭、大连岭以及觉岭古道。

觉岭古道，是连接板桥乡凤腾村至婺源县段莘乡官坑村的古道，邻近海拔1243米的大余山，1949年前两村均属婺源，来往频繁，古道行人不绝。觉岭古道因海拔740米的觉山而得名，长约15公里，等级比浙岭古道略低些，宽约1米。临近官坑南坡相对平缓，临近凤腾北坡九里岗一带相对陡峭，山路崎岖。沿途风光秀丽，林海浩荡，万人源、格马石、古红豆杉、聚桥桥等都充满了神奇。太平天国时期和红军游击战争时期，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战

斗，留下许多传奇故事。

今天徒步觉岭古道，我们会发现觉岭头至官坑五里庙这段800多级古道，统一采用长约2米、宽40厘米、厚约10厘米的青石板，蜿蜒有致，行走省力。这是清末民初的徽商程大年独资建造。凤腾是以程姓聚居的村落，千余人口，山多田少，“前世不修，出生徽州，十三十四，往外一丢”，外出学徒、经商。

程大年，清同治七年（1868）正月十三出生，13岁时随村人外出学徒，几经打拼，后在商贸重镇——浙江湖州南浔镇立下脚跟，安身立命，产业逐渐做大，成为古镇上的有名字号。他于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卒于南浔镇，终年79岁。

据程大年的孙女程焕伦回忆，程大年在南浔运河码头边，开了一家“和兴南货店”，以做糕点为主，兼卖各种百货。前店后坊式，规模比较大，仅做糕点的师傅和工人，就有100多人。民国时期，生意十分红火，每年中秋做月饼时，光金华火腿，一个批次就要采购100多只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公私合营，商号并入国有企业。

程大年之所以修觉岭古道，这跟他妻子有关。程大年妻子汪如好为婺源裔村人。凤腾距裔村为50里山路，其中觉岭古道是必经之路，这30里路山

岭陡峭，颇为难行。据程大年外甥詹以良介绍，当年外婆汪如好初嫁过来，每次回娘家，都抱怨古道难走，特别是觉岭头到五里庙那段，狭窄曲折，更为艰难。在南浔发了财的程大年，本来就有修桥补路的念想，因为这是徽州商人致富后积善行德的传统。同时，对年轻的妻子偏爱有加，乐意为之。

程大年修整觉岭古道，重点修建觉岭头附近。据说当年大木，是4块银元一担（150市斤），而每级石阶建造费用是8角大洋，光这800多级石阶，就花费近700多块大洋。加上全程整修，至少也得近千块银元。不仅如此，程大年还牵头将全村破损的石板路修葺一新。

民国十年（1921）冬，特意在觉岭头立青石禁碑，上书：“觉岭向来崎岖，并蒙善士倾囊修整，经公议，该岭两旁栽植松柏，俾行人无颠仆之虞，当夏日炎炎，并获青松之庇荫，愿往来过客保护……”该碑至今依然立在觉岭头。

岁月不居，今日觉岭古道交通之功能，已退出历史舞台，行人寥寥，但仍为户外驴友寻幽探古的徒步打卡地。一代徽商程大年巨资修建觉岭古道，这个乐善好施、修桥补路的“方婆遗风”故事，世代流芳，传承不息。

漫步皖水河

朝花夕拾 □范方启

有些日子没有到皖水河边走一走，忽然分外想念那条伴着我童年和少年的故乡河。趁着双休，我独自来到了河边，天气好，景色好，心情自然更好。杨柳依依，姹紫嫣红，金黄的沙滩，绿得像丝绸的草坪，悠然自在的小牛，河边捣衣的女子，乌黑的柏油路，依河而建的民居，构成别样的乡村田园画卷。

皖水河，一条不凡的河，藏着很多的秘密。安徽简称为皖，竟然与这条看似平常的河有关，以至于近几年，在这条河的两边，我没少看到“皖之源”字样的石刻。皖水源自大别山区的岳西县黄毛尖，由上源的汤池河、岳庙河、朱屋河三支合流，贯穿古皖国的腹地，最终在安庆西郊沙帽洲汇入长江，可谓通江达海。皖水河上游多为山区，两岸崇山峻岭，河谷狭窄，坡陡流急，礁滩甚多，河床为卵石；中段为丘陵，河谷宽广，水流平缓，河床为沙质，两岸多农田；下段为平原圩区，湖泊滩地。

先秦时期，皖国便已诞生，都城就在今潜山县城。在潜山城区，高大的皖公石雕，似乎向来此瞻仰的人们诉说着当年历史烟云的传奇。一段流传至今

的爱情，就发生在皖水河边，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徐仲卿和刘兰芝共饮一河水，相识于皖水，并结成连理，至于后来他们双双殉情，埋葬有情人的华山也在皖水之畔。这段爱情，感动了千秋万代，诗仙李白也为那段爱情纵情放歌：

孔雀东南何处栖，庐江小吏仲卿妻。

为客裁缝君自见，城乌独宿夜空啼。

“出门三五里，处处黄梅声”，皖水河沿岸，几乎人人都会唱黄梅戏。皖水河就是一条通灵的河，孕育了太多的艺术大师。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出生于怀宁。没有皖河之滨的千年古镇石碑，就没有成为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的严凤英。从她最初登台献艺到驰名海内外，演出大多是在怀宁县城乡，她对“戏乡”颇有深情。

没有皖水河就没有石碑，石碑自古就是皖西南通往安庆的水陆交通要道。据民国四年《怀宁县志》载：石碑“粟布云集，货贿泉流，为怀宁诸镇之首”。明清以来，潜岳的竹木柴薪、太湖的茶叶、望江的棉花、宿松的麻类等农副产品，皆由此转运外

埠。市井文化也随着商业活动的兴盛而应运而生，石碑的戏楼，在鼎盛时期，多达600多家，“戏曲之乡”的美誉大概是由草根艺人最先发展起来的。清末清初以来，被称为“京剧之父”的徽剧源自石碑，石碑还是京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，诞生了清代戏剧界“四大徽班”进京第一人高朗亭、“国剧大师”杨月楼。1982年9月，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、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来怀宁考察时说：“过去京剧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叫‘无石不成班’，‘石’就是石碑，也就是现在的怀宁县县城石碑。作为一个普通的戏剧工作者，我这次是来‘朝圣’的。”

我的家乡就在中段丘陵河谷地，此地也与神州大地齐飞腾，风景如画，百业兴旺，尤为可喜的是，家家殷实，户户富足。

小区的樱花开了

七彩时光

□查鸿林

小区后门有一排樱花树，栽的时间不久，大约也就三四米高，直径十几厘米的样子，春天里，一簇簇开的热烈，吐的芬芳，时常有三五路人驻足欣赏甚或留影，清明一过，花瓣飘零，绿叶蹭蹭地长大，艳丽之花随即退隐入叶后。在许多人的眼中，它们的命运似乎就没有中科大学或者武大的樱花招摇，引来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观赏，甚至千里迢迢，不惜坐动车乘飞机辗转而来。其实，中科大学和武大的樱花与我小区后门的樱花，同属樱花家族，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。它们照样好好地生长，春有花，夏有叶，秋有荫，冬披雪，一年四季，年复一年，花季时开花，仲夏时生长，秋分时落叶，这才是它们最真实的自己。

几年前去东北大兴安岭，导游带我们看一段原始森林，没走几分钟，就看到周边都是茂密的树林，高大挺拔，像一根根水泥柱直冲天空，枝桠盘绕，密不见天，阳光像一支支利剑刺进来，炎热的夏天，冷风嗖嗖，凉气习习，脚下是一层层松针和树叶，软绵绵的，一两个人合抱的大树比比皆是。见我们惊讶，导游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走的仅仅是森林的外围，里面的树木更大，路更险峻，这里的树木自由生长，毫无人工干扰，几百年如一日，春华秋实，默默无闻。

无须修饰，也不要人为包装的普通樱花、古树，其实都是在做自己，植物没有人情世故，人类做自己就有些难度。我认识一位女孩，生在城市，家庭富裕，条件优越。她毕业后，当起了一名大学生村官，起先她是把这份工作当成体验农村生活，没想到，几年下来，她爱上了农村。任职期间，她多次请教老师，带领乡亲们种树、养殖，得心应手，许多贫穷的家庭摆脱困境，许多孩子从读书中走了出来，她很欣慰，觉得实现了人生的价值，立志再干几年。然而，社会上有人风言风语，说她在捞金，有图谋；怎能农村呆下不走？该成家了，家人也开始有怨言。她无奈地说，活成自己希望的模样，好难。

做成自己，确实需要淡定和勇气。著名的文学家杨绛先生，一生历经风浪与波折，但她从没改变自己，遭遇挫折的时候，她被安排种菜、打扫厕所，这些从没干过的活，都被她做得十分完美。翻译家叶廷芳评价说：“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伤，她总是笑嘻嘻的。”任何时候，任何苦难，都阻挡不了杨绛充盈自己的灵魂，在她身上始终透露着做自己的淡定从容。居里夫人是镭的发现者，当镭被发现后，面对巨大的商业价值，自己立即就能够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，她淡然地说：“镭应该属于全世界。”这句话震撼了整个地球，居里夫人能够如此坦然地做自己，放弃丰厚的利益，放眼世界，能有几人！

思来想去，我越发欣赏和喜爱小区后门道路旁的樱花，它不妖艳、不攀比、不张扬，默默无闻，开成自己的模样，多好！



畅游山水间 张永生/摄